

換個角度看台灣

林玉体 / 考試院考試委員、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

就教育史上看，台灣數百年來的教育行政主管，沒有一位是真正具有台灣主體意識者，2004年的教育部長，可能是第一人。稍有現代觀念及民主素養的人，都會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，這就是「多元」所以產生的原因。只有腦袋僵化及心靈陳舊者，才固著於一個角度去作觀察，如果這種人又是位高權重的人，那麼他（她）還會頤指氣使的痛斥別人不與他（她）站在同一角度。這種人的見解，俗語稱之為「偏見」，嚴肅的說，這種人是有病的，應該求救於醫生。當然這種人患的病是心病，孫中山說革命必先革心，只好請孫中山來治療了！其次，不必受過什麼高深的教育，一個人只要「心態開放」（open-minded）而非「閉塞心靈」（closed-minded）者，也清楚的知道，一種東西可以「上看」、「下看」、「左看」、「右看」、「顯微鏡看」、「望遠鏡看」，甚至「鳥瞰」，面面俱到，如此才能看出「全貌」。抱著琵琶半遮面，似乎就有「美感」，但若從另一角度瞧瞧，則是醜八怪也說不定，當然，一種對象如果是可取的，則從四面八方去衡量，還是可取的可能性極高，但這也並不保證它是全無缺憾！事實上，一種東西從一個角度去看，頗令人欣賞，但從別的角度去看則情況就有顯然的差別。照相要取角度，被照的人要取姿勢（pose），箇中道理，也

不過是常識之見，沒什麼大道理或深奧難測的立論。

只是這麼簡單的事，竟然出現了大風波。新任教育部長杜正勝先生舉一個台灣地圖作例子，證明台灣歷史上早期的地圖模樣，與我們現有教科書或官方所印的地圖大為不同，不是面積的大小出了問題而是畫地圖的人所取的角度不同，結果引來了一位立法委員大加撻伐，一些民意代表也加入指斥的行列，咸認台灣「躺」在中國之上，讓他們心思錯亂，非常不爽，此一事件，至少吾人可以評的地方，有如下數點：

1.就宇宙的立場言之，東西南北方向的定位，只是地球上的人研究各地理位置的一種方便用語，東西南北方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，1492年哥倫布等人有一種地理觀，認為如果一直往西走（往東、往南、或往北也都一樣），則會回到原點，這正是證明地球是圓的，圓的地球又在繞行，而非不動，卻是「地動」，則東西南北向，什麼時候都可以成立。當然，如果以某一地理位置為「定點」，則方向自然確定，但A可以取某一地為定點，A就沒理由拒絕，B也有權自己選另一某地作定點然後來決定方向，除非這個A非常霸道而不講理，也不究事實，否則應該包容、接受，甚至欣賞彼此的角度，這正是民主所應具備的基本風範，絕不可唯我獨尊，否

則不正顯示出無知與短視，而無宏觀嗎？以台灣地圖為例，當耶穌會（Jesuits 或 Society of Jesus）教士東來時，一批僧侶的天文學及地理學知識以及繪圖測量技巧，遠非東方人可比，他們所繪製出來的台灣地圖，就現存檔案資料，雖然精確度昔不如今，但也足可讓東方人一新耳目，且幾乎所有台灣地圖都是杜部長所展示出來的那種模樣，要解釋為「橫躺」而非直立，那純是內心中主觀的斷定而已，如又妄加作價值判斷，評以美醜或正當與否，那又純是見仁見智層次了，爭辯這個問題，了無意義！一座山，橫看是嶺，側視則為峰，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，難道一座山只准橫看而不准側視嗎？

2. 如就台灣為中心，則台灣的地圖當然就不應是小小的，渺不可辨；以往在大中國主義作崇時，中國是好大的一塊，台灣則是「蕞爾」、「彈丸」之地。就面積事實上觀之，中、台兩個地域的比例是一極大一極小，這也不必爭議，但如果作畫或繪圖的人一心一意只看台灣，或主要的是看台灣的四周，則台灣全部畫在內，是最重要的考慮，那麼又何必把整個中國也包含在裡面呢？中國人向來以世界之中自居，不只四夷要入貢，連洋人都得向中國朝拜，自不用說中國意識形態者不把台灣看在眼內。如果換另一個角度，以台灣為主軸，就可知台灣地理位置上的得天獨厚，一邊是地球上最大的陸地，一邊則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，陸地上居住的雖是多數台灣人的祖先，但統治中國大陸的政府，在歷史上幾乎都與台灣為敵，台灣人的不幸及災難，也源於對岸的中國；相反的，台灣的另一邊是大自然汪洋無際的大海，海難雖是經常發生，颱風也頻頻由海

上形成，造成台灣許多傷害；但海洋資源之豐富，正等待著台灣人好好去開採與利用；在較遙遠的島嶼上，住民的語言、生活習慣及思想觀念，也多與台灣原住民相近，且他們樂天知足，純樸天真，是台灣人民結交朋友的最好對象。台灣是個海島國家，四面環海，中國則是陸地國家，依學者之研究，海島型人民比較喜歡冒險犯難，思考較活潑，腦筋也較靈敏，動態性較顯著；相反的，大陸型民族則比較保守，注重安定，重德輕知，甚至泛道德主義（pan-moralism）橫行。海陸人民個性之不同，是一清二楚的。孔子也說過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。世界史上高度文明地區首先登在歷史舞台上的，不是海洋文化就是河流文化。台灣本可充分運用此種優厚的地理條件，但由於數百年來，都屬於殖民地地區，外來政權的壓榨，不許台灣人民以海洋國家自居，又長期以來不准台灣人民當家作主，致使台灣師生不知台灣史地，還以為「本國」是中國，台灣只是中國一部分，現在連重要政黨的領袖、大學校長、博士教授、五院的高級主管、監察委員及考試委員，認為「本國史地」不可以只限為台灣，持此種大中國毒素的官員，為數眾多，這都是長期以來，大中國教育所種下來的惡果。

3. 此事件之引起風波，也可以作為民主政治及民主教育的一大教訓及最佳題材。遠的日本皇民化教育時代不用說，近五十年來的中國國民黨黨化教育，即令台灣住民有一流的腦袋，也因洗腦或灌輸，而陷入單方面思考的桎梏裡不知自拔，只有少數覺醒之士才免於禍害。但當先知先覺者要喚醒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者時，後者是無法適應且咬牙切齒的，這猶如柏拉

圖在《共和國》(Republic)一書中的「洞穴」(cave)比喻一般。渾然受騙者還不知自己的孤陋寡聞，大言不慚的自以為是；處於此種情境中，先知先覺者處境堪虞，因為少數的精英好比虎落平陽，反受犬欺。就以台灣政治發展局勢而論，大中國意識囂張了半個世紀，凌遲了台灣主體意識，幸而天佑台灣，台灣主體意識的高漲，速度加快，威力漸猛，已快成為主流，也是台灣民意的大動脈，大中國意識已萎縮；時代的巨輪轉向台灣主體意識這一邊，以前的少數，現已形成多數，但在這種過程裡，有賴先知先覺者之堅定毅力，以及後知後覺者之快速覺醒，共同加入奮鬥的行列。嚴肅且寬宏大量的說，那些大中國意識者，也是黨化教育的受害者，他們之助紂為虐，為虎作倀，還振振有詞，正欠缺了一種冷靜及理性的辯駁能力。他（她）們只要願意換另一種角度，來看看台灣地圖，必然有醒悟的一天，這或許需要時日或緣份吧！就像教會信徒的遷善改過，有時要費三、四十年時光，但民主式的教育可以縮短歲月的浪費。蘇格拉底（Socrates）說過，「沒有醒覺的人生，是不值得活的」（An un-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.），可惜的是台灣

教育的最令人詬病之處，就是沒有實施真正的民主式教育，在教育政策及方針上嚴重缺乏了台灣主體性的教育。不容諱言的說，中國國民黨的黨化教育，既「反台灣」也「反教育」，還敢大談「台灣教育」。可笑且荒謬的是政府的教育改革委員會，也如同眼瞎一般的無視於此種不正常的教育繼續存在，導致於不少人無法接受台灣主體性的地圖，追根究底，元兇禍首，還不是因黨化教育所引起的嗎？

俗云：哀莫大於心死；去山中賊易，去心中賊難；身陷囹圄猶有救，心繫牢籠無盡期。意識形態（ideology）之譯為「意底牢結」，昔台大殷海光教授此種譯法，真是神來之筆。頑固的心靈，加上大中國優越感的心態，不認同台灣，嫉妒台灣人民作總統或當教育部長，一看到台灣優先就歇斯底里的作情緒發洩，這只不過是自暴其短而已。人在作，天在看，歷史也在看，歷史上的台灣地圖，就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海洋島嶼地圖。讓這張歷史上的台灣地圖重見天日。「等待何時咱的天」就是現在！中國如果繼續打壓台灣，台灣就如同地圖上所顯示的那樣，遠離中國，或躺在中國之上，而擁抱海洋！